

江淮东部沿海海盐发展的历史见证——串场河

夏春晖

(盐城市博物馆,江苏 盐城 224006)

摘要:串场河位于江苏沿海北部,是从宋代开始逐步形成的人工运河,因串通诸多盐场而得名。串场河沿线地区从春秋战国开始就是重要的海盐产区,汉代的海盐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唐宋以后因该地区海盐业的发达和实际需要逐步开挖形成淮盐重要的运输线,从而也带来了沿线地区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并与大运河一起共同铸就了江淮海盐辉煌历史的姊妹篇章。

关键词:串场河;盐场;大运河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8)02-0009-04

串场河,又称穿场河,因串通诸多盐场而闻名,位于江苏省北部,长江与淮河之间的沿海地带,是随修筑于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的范公堤而逐步形成的人工运河,明清时期曾多次分段疏浚,至今保存完整^[1]。现有河道北起阜宁县城的射阳河,向南经建湖县、盐城市区、大丰市、东台市与海安县境的通畅运河相接,串通宋代以来的近20个盐场、盐仓。河道底宽8~15米,河面宽20~30米,全长170多公里。打开尘封已久的许多关于串场河的历史记载,进一步梳理两岸贯穿着的大量遗存,可以看出,串场河及其沿线地域,集中蕴含着苏北沿海两千多年的海盐生产、开发、运销和历代管理变革的历史,与京杭大运河密切联系,为塑造、推进一个个沿海盐场,由亭灶、场团发展为自成体系的盐镇、城市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串场河畔印记着苏北最早“煮海为盐”的历史

串场河沿线是江淮东部沿海从春秋战国到北宋时期的海岸线。据海洋、地理与考古学家共同研究,江淮东部沿海地区,属于滨海平原地貌,其北界淮河,南到今通扬运河,西侧为低洼地区,东临大海,其海岸线随海平面升降而变动,在苏北沿海地区留下了不同时期的海岸线,即贝壳海堤。而范公堤、串场河沿线正是距今近3000年到

1000之间的海岸线^[2]。

串场河沿线成为苏北最早“煮海为盐”的地带,是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苏北沿海平原呈周边高中间低的浅碟状地貌,沿海海拔高3~5米,中间河湖沼泽洼地海拔1~2米,当东侧海岸线形成后,西侧低洼地区成为泻湖状,海岸线在两边水浪冲击下发育成大片开阔的滩涂^[3],为“煮海为盐”准备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当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了煮海水为盐后,这里成为最佳选择之一。《史记》记载,伍被曾经引用春秋时期吴楚的故事谏淮南王刘安时提到,“吴楚地方数千里”,“东煮海水为盐”^[4]。《汉书·食货志》也记载着“东楚有海盐之饶”。而江淮东部地区春秋时期先后属于吴、越、楚。

串场河沿线是苏北最早的“煮海为盐”地带,已为一系列遗迹、遗物所印证。建国以来当地开展了多次考古调查和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上世纪60年代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在北门遗址中发现周代的文化遗存和众多陶片原始瓷残件等^[5]。盐城地方史学家周梦庄,在盐城市区北门遗址中采集到“贵其亭鉢”战国封泥^[6]。1989年,盐城市和建湖县文物工作者在上岗利群村发现战国时期遗址,采集到以印纹硬陶为代表的战国时期的遗物^[7]。九十年代初在配合城市建设进行考古调查和抢救性发掘中,陆续发现散布于汉代遗迹周围的春秋战

收稿日期:2008-03-12

作者简介:夏春晖(1969-),女,江苏建湖人,盐城市博物馆馆员,研究方向:海盐文化、地方文史。

国时期遗迹,包括其中一块芦苇席片,C14测定(BC86009)距今2730年(正负80年)和大量的鼎足堆积,初步推测为煮盐的遗存^[8]。

二、串场河沿线地带汉代文化遗存显示出苏北沿海汉代海盐业的盛况

虽说苏北沿海的海盐之饶在春秋战国时期已闻名于世,但从串场河沿线地带零散的局部文化遗存可以想见其尚未形成大规模的开发。到了汉代,苏北沿海海盐业则很快进入一个鼎盛时期。

首先是汉初吴王濞的大规模开发。刘濞(前215~154),是汉高祖兄刘仲之子,汉高祖十二年(前195)擢升吴王,建都广陵。他凭借滨海广大地盘,“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致无赋于民而“国用富饶”,后因据富叛乱被灭^[9]。其煮海为盐的主要地区,也就是串场河沿线,并开通运盐河,以运送今苏北沿海海盐进入广陵^[10]。接着,汉武帝时期,采取“盐铁专营”之政,于元狩四年(前119)和六年(前117)在今串场河一线分别设县盐渎和海陵,置官管理煮盐之事^[9]。于是以盐渎、海陵为代表的边陲盐亭迅速发展成为重要集镇,带动串场河沿线的海盐业和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经调查,串场河近200公里的沿线上,分布着几十处汉代遗址和汉代墓葬群^[12]。

仅从盐渎县故址和盐城三羊墩汉墓便可略窥一斑。盐渎县故址,位于盐城市区北端,面积约1.5平方公里,遗址现高出周围地表1米左右,地面遍布绳纹陶片,当地群众称之为麻瓦坟。从1958年开始陆续发现10多处房址,30多处陶井,多处下水管道。1960年江苏省文物工作队进行试掘,采集到许多汉代铁器、陶纺轮、网坠、陶拍及豆、罐、壶等大量器皿以及包括汉代射阳丞印等^[13]。

三羊墩汉墓,则是串场河畔若干汉墓群的重要代表,位于盐城市区南10.5公里处,串场河东侧,漫坡状,顶高约4米,1963年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此清理两座汉墓,均为西汉晚期墓葬,其中1号为墓大块楠木构筑的椁室,内分棺室、头厢、侧厢,出土文物90多件,有漆器、铜器、陶器、木器等,特别是其中一件漆盘,箍金边,外施黑漆,内施朱漆,图案精美,底书“大官”、“上林”,说明墓主人有着重要身份。在建湖草埭口汉墓群中曾出土许多珍贵玉器和玉面罩等重要文物^[14],也都

显见当时串场河沿线的辉煌情况。

三、串场河是苏北沿海海盐业发达的标志产物

经过汉代的迅速发展,苏北沿海的海盐生产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盐业基地,即使在魏晋南北朝政局动荡的时期,串场河沿线的海盐业仍处于不断发展中。东晋义熙七年(411),位于串场河沿线中部的盐渎,改名为盐城。南北朝时期,当地属于南兖州,《太平寰宇记》中称:“盐城有盐亭一百二十三所……县人以鱼盐为主,略不耕种,擅利巨海,能致富饶,公私商运,充实四边,舳舻往来,值以千计……”。唐代,串场河沿线中有盐城监、海陵监,年产海盐百万石,收入相当于“百余州县”赋税。1994年,在盐城市政府工地进行的抢救性清理中发现大量两晋南北朝和唐代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是唐代经济繁荣的最好佐证^[15]。

宋初,串场河沿线有盐场11所,分别是虎墩(今富安)、梁垛、四安、七惠、新兴、竹溪、丁溪、南八游(今草堰)、北八游(今白驹)、紫庄和伍佑诸场。由于一方面来自于西面的洪水压境和另一方面大海潮时常冲毁亭场、盐灶,淹没四庐,严重影响海盐生产和人的生命安全。同时海盐经济在朝廷中所占有的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使得保护海盐产区的生产和生活以及有效地实行海盐的运销管理成为朝廷不可忽视的头等大事,唐代,时任淮南黜陟使的李承开始在串场河一线修筑捍海堰,在此基础上,宋天圣年间,在西盐监仓监任官的范仲淹与张纶等人,奏请修筑捍海堰,范仲淹以兴化县令带领四万民工耗时两年,沿海岸线修成堤堰,全长156公里,有效地保护了盐业、农业生产,此堤被称为“范公堤”,从此,“农事盐课,两受其利”。同时,当地人民沿堤利用筑堤取土留下的复堆河和沟渎进行了挖掘沟通,逐步将沿海各盐场连成一线,既为沿海各盐场的运输提供了主流通道,更为泄洪提供了通道。“串场河”也因此而得名。串场河的筑成,使得当时“亭民无车运之劳,又得免所负,逃者皆来归,盐利大兴。”^[16]由此道运出的海盐,到南宋时期已占据时朝廷收入的半壁江山。时至今日,串场河依然流水不断,两岸依然保存有许多古老的码头、街道、桥梁、河坝、石闸等,它们依然焕发着生命的活力。

四、串场河塑造了苏北沿海盐场独特的市镇文化

串场河在送出一座座盐山的同时,引进了各地多彩的文化。宋元时期的许多重要事件就是出自串场河沿线的盐镇水乡之中,到了明代变化更为显著。明代,串场河贯通了淮河到长江之间的通道,北起淮河边的天赐场,经庙湾、新兴、伍佑、便仓、刘庄、白驹、草堰、小海、丁溪、何垛、东台、西溪、安丰、富安、拼茶、角斜近 20 个盐场、盐仓^[1]¹⁴²⁶。同时期,随着盐政管理制度的变革,盐商也逐步介入了海盐的组织生产之中,许多盐商携家带小来到沿海盐场,使苏北沿海长期封闭的情形有了改变。诸多盐商带来了不同地区的文明成果和各具特色的城市文化,促进了沿海盐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城镇化的进程。到清雍正六年(1731),庙湾场成为阜宁县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东台场建成东台县城,其它各盐场也都发展为当地具有相当规模的重要集镇,至今依然留有各有特点的文化遗存。

富安镇,是一个见于宋史的盐场,明代洪武年间设有盐课司署,该镇存有 9 处明清时期的民居(已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它们用料讲究,工艺精湛,风格各异,反映出受苏州、徽州和扬州民居的影响;安丰镇,七里青石长街,坐落着许多明末清初的青砖大院,尤其是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的鲍氏大楼,为安徽鲍氏所开钱庄;西溪,唐宋时期的盐仓,宋代的砖塔、市井、桥梁依旧;东台镇上十多处明末清初的民居;草堰的宋桥、长街、民居颇具苏州水乡风采;白驹的施耐庵宗祠;便仓的元代卞元亨花园旧址;庙湾的真武庙……反映出各地文化与沿海水乡民俗相结合的千姿百态,与当地民情风俗构成了串场河一线的独特风情。

五、串场河是受京杭大运河影响,并与之共同铸就江淮海盐辉煌历史的姊妹篇章

首先,串场河沿线海盐业的大规模开发是大运河的重要成果。苏北沿海早在距今 6000 到

4000 多年间,不乏人类开发的历史,在串场河沿线以西地区,先后发现了距今 6000 到 5000 年的阜宁梨园遗址、海安青墩遗址;距今 5000 到 4000 年的阜宁东园遗址、陆庄遗址,东台开庄遗址,东台开庄遗址与海安的吉冈遗址等。这些遗址都为农耕文明,所开发的路线都是由淮河或者长江来到海边再沿海边沙岗进行。春秋之际,京杭大运河的先声——邗沟的开挖,打通了串场河沿线由射阳河通向大运河的水路,为人们大规模开发苏北沿海地区的海盐资源提供了运输上的可能,沿射阳河两岸从春秋战国的少量遗址到汉代密集分布的遗址也佐证了这一历史现象。

其次,串场河是向大运河输送海盐的直接产物。起初邗沟的开挖打开了射阳河到串场河沿线的重要通道,可是好景不长,由于水系的破坏,原射阳湖的水源急剧地减少,河道时有淤塞,虽屡有疏浚,终难以畅通如故^[17]。串场河贯通为沿线盐场提供了新的航道,由通扬运河运盐到扬州,为扬州成为最大的海盐集散地提供了条件。

第三,串场河为大运河繁荣的重要支撑。大运河的开挖和繁荣,与封建王朝的奢侈享乐不无关系,同时也是运送战略物资资源的需要,当时的主要战略资源除了漕运粮食外,当算食盐。为了从盐上取得更多的税利,历代统治者也都把京杭大运河作为重要航道加以疏浚和建设,综观大运河上的食盐,绝大部分来自苏北沿海。正是串场河源源不断地向扬州和淮安运送大量的海盐,才造成了大运河的繁华。串场河与大运河一起谱写了江淮海盐业昌盛的历史。

当社会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不断全面,对行业文化与地域文化特色的融合进一步深入之时,笔者愈来愈感受到有必要对江淮东部沿海地区具有如此丰富文化内涵的大型文化遗存——串场河应该重新认识,对串场河的文化内涵、历史定位和遗存情况,以及对当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意义、作用,都应该进行全面深入地探讨,以推动对串场河的保护与利用。

参考文献:

- [1] 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盐城市志·水利篇[M]. 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1998:748-754.
- [2] 吴建民. 海岸变迁与江苏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关系[M]//江苏考古五十年. 南京:南京出版社,2000:91-96.

- [3] 高蒙河. 长江下游考古地理[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4.
- [4] 郭正忠. 中国盐业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23.
- [5] 南京博物院. 江苏射阳湖周围考古调查[J]. 考古, 1964, (1): 28 - 32.
- [6] 周梦庄. 盐城出土战国封泥[J]. 文博通讯, 1976, (8): 9 - 9.
- [7] 叶劲. 元新兴场典史崔彬墓发现记[J]. 东南文化, 1988, (6): 92 - 95.
- [8] 盐城市海盐文化研究会. 海盐文化论[J]. 盐城工学院学报, 2006, (1): 1 - 5.
- [9] [汉]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615.
- [10] [清]阿克当阿修. 重修扬州府志[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152.
- [11] [汉]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292 - 293.
- [12] 陈武坤. 记盐城县头墩西汉木椁墓[J]. 文博通讯, 1979, (23): 8 - 10.
- [13] 中共盐城市委宣传部. 盐城史话[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7.
- [14] 江苏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 江苏盐城三羊墩汉墓清理报告[J]. 考古, 1964, (8): 24 - 29.
- [15] 梁建民等. 揭开盐城古代盛世文明之章——市政府工地抢救出土文物取得重要成果[N]. 盐阜大众报, 1994 - 07 - 16(1).
- [16] [元]脱脱. 宋史[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6: 1426.
- [17] 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盐城市志·盐业志[M].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 876 - 877.
- [18] [清]黄垣. 盐城县志[M]. 清乾隆刻本, 1736: 12 - 13.

Chuanchang River – Historical Witness on Sea – salt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Eastern Coastal Regions of Yangtse and Huai River Drainage Area

XIA Chun-hui

(Yancheng Museum, Jiangsu Yancheng 224006, China)

Abstract: Chuanchang River is located in the north of Jiangsu coastal regions. It is a man – made canal excavated in Song Dynasty and was so – called because it connected salt fields. Regions along Chuanchang River were important production areas of sea – salt sinc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Sea – salt industry reached a considerable scale in Han Dynasty and was highly developed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Therefore, a canal was needed to be excavated so a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ransportation of Huai salt. Chuanchang River brought prosperity of economy and culture to the areas along it and achieved splendid success with the Grand Canal for sea – salt industry in Huai River basin in Jiangsu.

Keywords: Chuanchang River; Sea Salt; the Grand Canal

(责任编辑: 李军; 校对: 沈爱琴, 丁小玲)